

最近,《见字如面》节目连续推出庄则栋、郑渊洁写给我的信,使我想起这两封信的来历。

庄则栋给我写过好多封信,这次由张涵予朗诵的是1995年5月22日的长信。庄则栋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世界冠军,不仅信很有哲理,而且书法漂亮。他在信中说,“历史就像一幅巨大的油画,近处是很难看得清它的细节,退后几步方能看得清全貌。”他又说,“过去把我吹成‘神’,我受不了;犯了错又把我称为‘鬼’,那也不是。我真正的面貌是人,一个普通的中国人。”

他写信,喜欢竖写在印着红色长条方框的信纸上,用蓝黑墨水钢笔书写,也有时用毛笔挥毫。他的信,无一字涂改,整整齐齐,清清楚楚。那封长信很特殊,写在他的专用信笺上——也印着红色长条方框,但是方框下方印着繁体“莊則棟”三个字,还印着他家的地址。这是他给很熟悉的人写重要的信件时才使用的信纸。果真,这封长信被选为严格的《见字如面》节目组选中了。

我跟庄则栋相识,缘于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庄则君。她生在上海,1949年去台湾,后来移民美国洛杉矶。她读了我1994年出版的《星条旗下的中国人》一书,在来上海的时候,通

过出版社找到我。她郑重其事地向我建议:“你应该写一写我的弟弟庄则栋。”她提供了庄则栋的地址。那时候庄则栋深居简出,几乎不接受采访。由于姐姐推荐,他跟我有过鸿雁往返,然后我去北京叩开了他的家门。我与庄则栋同龄,而且对于体育界诸多问题的见解一致,所以他在那封长信中才会直抒胸臆。张涵予苍劲的朗诵,很好地体现了庄则栋冷峻的思索。但是信末那句“我想今后我们会成为朋友:‘肃风通义,墨池渡深情’”,导演大约是担心这两句诗不容易听懂,删除了。这

太遗憾了。朗诵时配有字幕,观众看得明白,不应删掉。

庄则栋是名人。我的书橱里有一大排文件夹,用来分类存放名人书信。收到他的来信,我随即放进标明“体育界名人”的文件夹里,所以一翻文件夹就能找到。“发现”郑渊洁的信,则给我带来惊喜。郑渊洁的信,写于1979年2月15日,当时他才24岁,是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的空调工。他的信,被我放进一大堆读者来信之中。当时,我差不多每天都收到许多读者来信,只保留了一部分有点意思的书信,存放于铁皮档案箱里,至今仍有近千封。2014年我决定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手稿、采访录音带、名人档

## 请少些“以后再说”

沈顺南

小区的防盗门坏了,一直关不上,影响了安全。居民向小区管理部门反映,管理人员一句“近来工作忙,这事以后再说”,便将居民打发走。数日后,居民发现没动静,再次上门反映。得到的答复仍是“这事知道了,以后再说”,便没了下文。

到有关部门去办事或反映情况,听到“这事以后再说”之类答复的情况并不鲜见,以后为何时,却不得而知。这句“以后再说”,往往成了一些干部或工作人员打官腔、摆架子,以及办事拖拉的“口头禅”。这种作派既影响群众利益,也有损组织的威信。再讲,今天的工作,拖到明天,不仅会有新的工作而使完成积压工作时间减少,影响工作质量,而且可能因为条件变化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。诸如防盗门损坏等安全隐患的治理,如果“以后再说”,事故可能在“再说”之前不期而至。

时下,各部门都在践行群众路线,转变作风,提高工作效率,就必须少些“以后再说”,多些“马上行动”。对群众提出的事能办的应抓紧去办,或告知群众办理的时间节点。一时无法办成的,也应该实事求是向群众说明情况,讲清道理,并想方设法努力去办好。摆架子打官腔,嫌麻烦怕担责而推给“以后”不可取,因为群众期盼的是“马上行动”的高效率。

有这么一户人家,当年丈夫突遭车祸成了重度伤残,家境一落千丈。三年后被寄予厚望的女儿在中考后不久得了肾衰竭。可这个家庭并没有被接连的不幸摧残得支离破碎。

那头去拜访他们。一进门,满眼的灰色,墙面地面清一色的水泥,还好户外的阳光慷慨地把室内映射得通亮。所有照明开关是尼龙拉线的,家具简陋。看得出,这是一间毛坯房。刚定神,就听见卧室里传出怪异的嗷嗷声。“孩子爸爸在叫我。”高大略显瘦弱的妻子闻声而动,我也跟了过去。只见床上躺着位中年男人,脸

正对着天花板,头颅上有处凹陷,两颗不能转动的眼球像被某种力量往同一侧牵引并微微颤抖着。似乎意识到妻子正在走近,男人咧着缺牙牙齿的嘴继续发出较轻柔的声响。看这样子,多少能推测出车祸时的惨状。妻子对丈夫安抚了几句,手落在他的背部有节奏地轻拍着,接着聊起了自家的近况:平时街道居委和辖区民警很关心他们。希望患病的女儿能康复起来。丈夫的智力只能维持在幼儿的水平,有时会像孩子一样闹情绪,但欣慰的是身体状况好些了,希望他能安稳地生活下去。有些地方需要不少钱,所有的日常开销能省



让我们荡起双桨 剪纸 彭敏敏

案以及书信,不得不对家中三十多个档案箱进行大清理。当我翻阅那一大堆读者来信时,见到一封信未署郑渊洁三个字,不由得眼前一亮。我饶有兴味重读这尘封35年的旧笺。那是用钢笔写在普通红色横条信纸上的,密密麻麻写满两张,字迹工整。

郑渊洁来信的第一句话就是“看到今天的《光明日报》刊登了您的事迹”,因为那天《光明日报》在头版发表记者谢军关于我的报道,还配发了评论。郑渊洁这位关注报刊的青年工人,看了那篇报道,在当天给我写了这封信。他的信,一气呵成,行文流畅,无一字圈改。郑渊洁在信中说,他最初喜欢写作,“立志要当个‘诗人’”。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小诗,“许多人说我‘想成名成家’,‘拿双工资’,‘不务正业’,‘我经

老子说,味无味。嚼了嚼,觉得很有味。然而,要能够‘味无味’,又谈何容易。我们听到的是什么东西是多么多么好吃,对‘味’津津乐道;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好吃于是就吃什么,追求‘有味’。

不过,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。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,什么都吃遍了,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了,啊呀,大概只有人肉才好吃,娃娃的肉可能更好吃,而且要蒸了吃才原汁原味吧。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一个叫易牙的厨子竟然把自己的孩子杀死蒸了献给齐桓公,以博欢心。最后齐桓公却是死在了易牙这些奸人的手

就尽量节省……不知怎地丈夫大吼了起来,妻子拿起一旁的吸管杯送到丈夫嘴边,伸出双臂托起丈夫熟练地帮他调整睡姿,尽量安抚仍无济于事,妻子只得细声告诫:“你要乖一点

## 家的真义

杨洁

哦,你这样子,女儿会难过的。”不一会,丈夫逐渐安静了又咯咯地笑了起来。妻子对我们说:“他能听懂女儿,也知道女儿的名字。”常听人讲子女是父母最难割舍的心头肉,这次我看到了,这样状态下的父亲

灯谜“大家猜”,是上海谜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所创的一种群众性灯谜活动形式。它既不同于南方粤闽二省的传统猜谜模式:那里的年节猜谜,往往将谜条集中排列在一块大型“谜板”上,按纵横位置标号。猜谜者排队往对奖处,主事者手执鼓桴,听其报号对底,猜对时还需讲明何以扣合的道理,如答错则以桴击鼓,示意退下,让后一位如前应猜。也有异于东北三省拉绳悬挂编号谜条,让射者去对奖处报号应猜。而是在谜场设一讲台,上放各种奖品,讲台旁专置一块大黑板或白塑料书写板。由主持人当众书写谜题,任猜者举手求猜,主持人允猜后报底,猜中当场发奖,公开讲解扣合窍要,普及灯谜知识。倘若遇上难射之谜,主事者则殷殷启

“天际残阳唤不回”打一“邳”字。“天际”扣“一”,“残阳”扣“卩”,再唤回一个“不”,则为谜底“邳”。笔者技痒,是晚也不避陋陋,求教呈上两谜,分别为“辽宁奉天当秘书”打一现代作家“沈从文”(注:别解为“在沈阳从事文字工作”和“微信打赏胜群友”打古代清官尊称“包大人”(注:别解为“红包大于旁人”),工拙不暇计及,聊博猜者一乐而已。

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地处闹市中心,以往每月都有“大家猜”活动,吸引着许多爱谜人士。惜乎近几年来,由于种种原因,“大家猜”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了。所幸在各方关怀和努力下,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猜谜活动又与谜友们相见了。前不久的3月31日晚,在市宫的剧场里,举行了一场久别重逢的灯谜“大家猜”恢复仪式。职工谜协的全体成员悉数到场,海上著名谜家龚蓓文、谢煜明两位

联袂主持,重庆、南通与太仓等地谜友闻讯赶来参加,场面热烈,气氛活跃。龚谢二位先后亮出了他们的佳作,例如“中国模式”打手机用语“华为版”、“恭硕良的情话”打古文篇目《爱莲说》(注:莲,林忆莲,恭的太太)等。大概是灯谜拥趸们久违射机,无一见猎心喜,这些均被一“秒杀”。接着便是精彩的献谜环节,由海上新老谜人依次轮流上台献谜



中,并且还是被饿死的。世上的什么都吃过了,最后竟是被饿死的,这实在有讽刺意味。这是过分追求“有味”的下场。

从养生学的角度讲,粗茶淡饭可能更好。从无味中吃出味来,或者说,无味的东西实则最有味。有好事者做过统计,中国历史上明确有生卒年月记载的皇帝是209位,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9岁。为什么都如此短命?很多大概都是一味地追求有“味”所致——不只是吃的那个“味”。

味无味,真是高级智慧,是大境界。太在意“吃”了,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小则误了健康,大则痛失天下。

作,让大家过足迷瘾。所出灯谜多具海派特色,崇尚谐趣,讲究知性。例如以“闲作钱塘游”打马戏节目《时空之旅》(注:空,空闲;之,之江,钱塘江)。“下肚一条线”打纺织品原材料“进口化纤”、“连环画史话”打称谓二:“小人、书记”(注:须读作“小人书记”;连环画,俗称“小人书”)、“夫妻财产平均分”打医疗检查项目俗称“两对半”(注:别解为“两人对半分”)、“观摩时装表演,务必保持安静”打俗语“看穿不要说穿”、“木兰从军”打“诗词大会”获冠军选手“武亦姝”、“总角之交”打花样滑冰运动员“于小雨”(注:雨,作朋友解,典见杜甫诗序之“今雨”、“旧雨”),等等。皆是以正宗“会意法”扣合酿趣的,但也有以“离合法”拼拆见长,颇具巧思的,如以发,循循诱导,让其接近谜底,直至中的。因而灯谜“大家猜”深受广大群众喜爱,三十多年来,渐渐成为江浙沪一带常用的群众性灯谜活动样式,有的地方还冠以“灯谜擂台”、“灯谜晚会”等名目。

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地处闹市中心,以往每月都有“大家猜”活动,吸引着许多爱谜人士。惜乎近几年来,由于种种原因,“大家猜”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了。所幸在各方关怀和努力下,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猜谜活动又与谜友们相见了。前不久的3月31日晚,在市宫的剧场里,举行了一场久别重逢的灯谜“大家猜”恢复仪式。职工谜协的全体成员悉数到场,海上著名谜家龚蓓文、谢煜明两位

两个小时的“大家猜”结束时,主持人宣布即日起,每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七时,将定期举行灯谜“大家猜”,顿时赢得了大家的掌声。不佞感赋打油诗记之。诗曰:“市宫复见‘大家猜’,近者欢娱远者来。海派春灯崇乐趣,纷纷献谜出新裁。”

近日在“夜光杯”看到呼唤“公园书屋”,让我想起一座独特的公园书屋——当年中山公园的绿竹楼。1957年我上中学,寄住在愚园路姑母家。一张书桌放不下三只书包,我便去中山公园购一张月票,只要五角钱,每天清晨课余,在池畔倚着假山读外语、背课文。有一只凄惶的孤鸟,偏着头向我啾啾地叫。我来,它也来。我不懂鸟语,但听得懂它的心曲。它居无定所,心无所依,遥望诡秘的天空,时而高亢时而悲切地诉说着什么。在公园东南隅,一片湘妃竹掩映下,我发现一漆成翠绿的傣族民居式吊脚楼。一斜铺的竹编栈道直通大门,上楼便是一宽敞的书报阅览室,可免费占一席位,读书看报做作业,悠然自乐。

在这疏竹摇曳间,我读完了从江苏路图书馆借的《约翰·克罗斯朵夫》。我沉浸在一個阳春白雪的世界里,在贝多芬交响曲的伴奏下,一位天才音乐家用他纤长敏感的手指,叩动着另一个年轻人的心弦;在《三面红旗》战鼓震天的喧嚣中,我与一位另类老人轻轻地握了握手。

靠着竹椅,我与同样爱书,求知若渴的同学好友,海阔天空地谈理想、抒愁情,那楼下的草地上也许还留着我们徘徊、彷徨的浅浅足印。也是在这静谧的竹楼上,我学画漫画,偶被解放日报刊用,登在1958年5月8日第三版上,署名“墨痕”。稿费16元,是我两个月的伙食费。同学吴自忠正在学国画,他介绍我去其父亲的牛奶公司搞展览。同室作画的老师,带两个学生作模特,骑在脚踏车上作送奶工的形象,他勾稿的笔墨功夫让我大开眼界,原来他是连环画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之一凌涛先生。同学中还有位叫俞雨英的,少年富有的美术尖子,画速写抓动态传神逼真,文章写得灵气十足,可惜母亲病故,家境困难,中途辍学。我帮她出墙报,也感受了她的勤奋好学和静气。表弟郭明森亦常来读书谈天,他还戴着红领巾,却少年老成,说起话来“老头芥菜”,有头有脑。

宁静的读书佳境并不永远宁静。1958年上半年的某一天,一场全民消灭麻雀的战役,在全市每个角落喧嚷起来。我不知与我朝夕相处的那只小麻雀命运如何?反正,我的那些同学后来有的去了贵州,有的去了安徽,地分东西南北,我也永远离开了那里。

时光流转,几十年过去了,表弟郭明森从复旦大学作访问学者去了美国,定居佛罗里达;同学吴自忠,通过自学考入中央美院,去湖南工作多年,后来在华东师大教美术至退休。他画的山水,山高云淡,块石重叠,一派静气,充满禅味。绿竹楼使我懂得读好书交益友,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有至关重要影响,无论路途坎坷,命运多变,初心依旧。

## 读书绿竹楼

张治平